

# 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的青少年信息生活研究\*

刘 亚

**摘 要** 随着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信息获取机会成为青少年信息生活的主要特征。然而,信息资源和设备的普及并不等同于青少年可以很好地参与信息生活。青少年是信息社会重要的参与群体,其信息生活的状况需要被全面地观察和研究。本文采用课堂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调研中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视角观察青少年作为信息活动主体参与信息生活的综合状况。研究发现,大多数被访青少年将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知觉性信息实践,缺乏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信息实践表现出类型单一、时空受限和智识程度较低的特征;个人信息世界中的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都十分有限。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这些青少年的信息实践构建出的是狭小的信息世界。本文研究发现有助于图书馆学及教育学提高对于青少年信息生活状况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证明深入解析教育实践对青少年信息世界的影响机制是有必要且有价值的研究命题。表9。参考文献23。

**关键词** 个人信息世界 青少年 信息实践

**分类号** G252.0

## A Research of the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Based on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heory

LIU Ya

###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and access has becom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owned by teenagers cannot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ppli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s to investigate 5 middle schools in three citie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50 hours of class activities, interview of 132 teenagers and 38 teachers.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teenagers' daily study and to observe the comprehensive situation of teenagers participating in information life as the information agents. The study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模式对信息分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实践理论和信息经验中介作用的考察”(编号:71974103)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A Study of the Impact on Information Disparity and the Causal Mechanisms of Education Models Based on Practice Theor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formation Experiences" (No. 71974103)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刘亚,Email:tjpublibliuya@sina.com,ORCID:0000-0001-6442-5823(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U Ya,Email:tjpublibliuya@sina.com,ORCID:0000-0001-6442-5823)

found that, to most of the studied teenagers, the great proportion of their time was paid to conscious information practices, and little was devoted to intentional information practices. The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were limited in types, time, space and 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teenagers limited the amount of 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ssets in their information world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for most of the studied teenagers, their information practices tended to shape narrow information worlds.

This stud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life. Although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eenagers' living environment are relatively rich, most teenagers' information worlds are characterized by poor content, narrow boundary and lack of improvement power. Besides,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essential roles of inform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 practice determined the effect and ability of teenagers to obta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lif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inspire the education fiel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fects of teenag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guiding and shaping young students' information practice was initially shown in this study.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education models will have an effect and influence on the elements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s. Some education models may tend to shape students' narrow information worlds.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ducation on the elements of individuals' information worlds in future research. 9 tabs. 23 refs.

#### KEY WORDS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eenagers. Information practices.

## 0 引言

随着国家、社会和家庭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青少年逐渐成为信息社会中重要的信息主体。2020年5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比例达到74.0%,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3.9%<sup>[1]</sup>。2020年9月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10—19岁青少年网民占全国网民的14.8%<sup>[2]</sup>。不断扩大的青少年网民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少年人群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信息生活中。

对青少年学生最具影响力的学校教育也一

直关注学生的信息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中小学教育开始逐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改革。例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sup>[3]</sup>;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全国乡(镇)以上有条件的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sup>[4]</sup>;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sup>[5]</sup>出台,促进了我国中小学校的信息化建设;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通过加快教育数字资源建设、教育平台建设等措施,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sup>[6]</sup>。

信息技术和信息教育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普及,让人们对于青少年参与信息社会的能力产生了信心。然而,来自青少年信息行为领域的研究<sup>[7-9]</sup>表明,青少年虽然生活在信息资源丰富的环境中,也经常使用电脑和网络开展娱乐和交

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设备来获取信息与知识,以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可见,信息技术普及只是青少年信息生活的一个方面。青少年是信息社会重要的参与群体,其信息生活的状况需要被全面地观察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调研了中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视角出发,观察青少年作为信息活动主体参与信息生活的综合状况,以期与信息教育和信息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发现。

## 1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基础

从“数字本地人”(digital natives)<sup>[10]</sup>或者“网络一代”(net generation)<sup>[11]</sup>等说法开始,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信息获取机会成为青少年信息生活的主要特征。青少年比其他人群有更方便的信息技术获取途径,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也较高。然而,青少年拥有的信息设备和资源情况并不能反映青少年信息生活的全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青少年人群中的高接入比例也不能完全等同于青少年信息世界的富足。在 Giacchina 等学者的调研中,约占研究样本一半的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购买了电脑,但只有 20% 的孩子使用电脑来提升自身的阅读能力、计算能力,其他孩子只是使用电脑来玩游戏<sup>[12]</sup>。许多青少年信息行为研究也证明,青少年难以从信息活动中获取效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或者解决问题<sup>[13-18]</sup>。笔者曾对青少年信息行为进行研究,发现青少年在信息检索、评价、利用等方面存在缺陷,有必要将青少年纳入信息贫困的研究视野中<sup>[19]</sup>。以上这些研究证明,信息资源和设备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普及并不等同于青少年可以很好地参与信息生活。

一方面是信息资源与获取机会的增多,另一方面是信息行为可能导致的信息贫困,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的结构与主观能动的视角对

立也体现在青少年信息生活研究领域,这种对立导致青少年信息生活的完整面貌难以被揭示。为了较全面地考察青少年的信息生活,本研究采用“个人信息世界”这一整体性研究的基础概念为理论基础。个人信息世界是个人作为信息主体(information agent,即信息生产、传播、搜索、利用等行为的主体)的活动领域,其状态由三个要素决定:内容、动力、边界<sup>[20]</sup>,这三个要素都是由个人的信息实践构建的。“信息实践”意味着信息获取和利用活动是由社会结构和个人主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因此,“个人信息世界”概念同时包含了信息活动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并且这一概念没有将个人的信息活动按照信息资源类型、情境的不同而人为分割,因而更接近信息活动的真实情况,有助于研究者全面考察青少年的信息生活。

本研究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通过考察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全面了解青少年的个人信息世界,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包括:①哪些信息资源可以真正被青少年利用,成为其信息世界的内容;②青少年的信息实践有哪些特点,对改善其信息世界的动力如何;③青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的时间、空间、智识边界如何。

## 2 研究设计

###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思路,融合了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方便抽样的方式,最终选择了山西省的两所初中(SZ、SE)和一所高中(YZ)、江苏省的一所初中(XJ)、天津市的一所初高中综合学校(HW),在以上五所中学共选择 7 个班级,每个班级观察 1—2 天,共参与了 50 节课的课堂观察,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此外,还观察了课堂以外的学校生活,如课间休息、自习和社团活动等,了解了学校图书馆的馆藏、服务及利用情况。

表1 课堂观察样本情况

学校	班级	课程	节数	学校	班级	课程	节数
SZ	初二2班	语文	2	YZ	高二3班	语文	1
		数学	2			数学	1
		英语	1			英语	1
		物理	2			物理	1
		生物	1			化学	1
		历史	1			生物	1
SE	初一6班	语文	2	XJ	初二5班	语文	2
		数学	1			数学	1
		英语	1			英语	1
		生物	1			历史	1
		地理	1			美术	1
YZ	高一6班	语文	1	HW	高二7班	语文	1
		数学	1			数学	1
		英语	1			英语	1
		物理	1			物理	1
		化学	1			化学	1
		生物	1			历史	1
		地理	1			政治	1
		政治	1		初一7班	语文	1
		信息	1			数学	1
		心理	1			英语	1
						历史	1
						地理	1
						音乐	1

本研究还采用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学生的访谈分为个人访谈与小组访谈,最终获得了29位中学生、9个小组的访谈数据。个人访谈持续30分钟左右,访谈问题包括:你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电脑、图书馆等资源,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哪些书籍和信息可以帮助你完成学习任务,这些信息资源有何作用;老师是否布置过需要你查找信息的作业,你如何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你如何了解感兴趣的事情;你参加了哪些社团活动,这些活动的过程如何,等等。访谈小组一般由7位左右的学生组成,但在HW初中部的小组访谈中,由于学校和教师的要求,

访谈对象是初一整个班级的45位学生。共实施了9次小组访谈,共计103位学生参加,每个小组访谈持续40—60分钟。相比个人访谈,小组访谈要求被访者回答在具体问题和情境中,教师、学生分别开展的活动,学生对具体学习任务或活动的看法和理解,学生的信息实践及其产生的效果,如:你们如何完成上学期的研究性学习,为什么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了哪些知识,研究性学习对你有何帮助,等等。

此外,在完成对某一课程的参与观察后,还对任课教师进行访谈,调查教师对教学目标的理解决、传授知识的方式以及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开展

的学习活动。教师访谈的问题包括:高考(中考)的这门课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如何让学生达到此要求,您对此门课有何教学目标,如何实现,您在教学中是否要求学生查找利用信息,如何要求,为什么,某一教学活动如何开展,是出于什么目的,效果如何,等等。共获得 38 位教师的访谈数据,对每位教师的访谈时间持续 30 分钟左右。

## 2.2 数据编码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本研究对课堂观察和访谈数据进行理论编码。首先,对数据中涉及的被访学生的信息实践进行初步编码,

形成的编码包括:课堂学习、完成普通家庭作业、上网浏览信息、阅读课外书、实验操作、参观、咨询讨论、信息检索等。其次,依据个人信息世界“动力”维度对信息实践的归类,将青少年的信息实践归类为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性信息实践。之后,对被访者信息实践的时间、空间和智识特征分别进行编码,这有助于比较不同类型的信息实践在时间、空间、智识特征等方面的差别。最后,对反映被访学生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的访谈数据进行编码,用于分析被访者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表 2 例举了被访青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的编码情况。

表 2 被访青少年个人信息世界编码举例

编码	访谈数据举例
知觉性信息实践	课堂学习、在化学社团活动中做实验
时间	上课时间、完成家庭作业花费的时间
空间	教室、家庭、实验室、图书馆
智识	抄写、复述、浏览
目的性信息实践	讨论咨询、检索信息
时间	课余时间、完成课外活动花费的时间
空间	家庭、校外、教室
智识	比较、加工整理、抄写
基础信息源	图书馆、家庭及个人书籍、网络资源
信息资产	知识、见解、信息检索技能

## 3 数据分析

### 3.1 个人信息世界内容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概念,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由可及信息源、可获信息源、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构成<sup>[20]</sup>。可及和可获信息源是指信息主体在物理空间、时间、个人意愿、智识上可及或可获的信息资源。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是个人实际运用的信息源及产生的效用,即信息实践的对象和产物。在以上四种个人信息世界内容成分中,基础信息源更能体现一个人实际获取和利用的信息量,信息资产则体现了一

个人应对信息生活的能力。因此,基础信息源和信息资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于丰富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更有意义。本研究首先分析出被访中学生在物理空间及个人意愿上的可及和可获信息源,主要包括机构类、书籍类、网络资源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学生的基础信息源及信息资产。

#### 3.1.1 基础信息源

在本研究中,参加调研的五所学校都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和计算机教室。大多数学生家里都有书籍,教参类和文学名著类居多。YZ 中学近 1/5 的学生为来自农村家庭的住校生,虽然这些学生家中拥有的藏书资源可能与城市学生存

在差距,但也都有家用电脑和网络。社会环境方面,城市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都免费开放,除处于城乡结合部的 SZ 和 YZ 中学距离当地的市级公共图书馆要近 1 小时车程外,其他被访学校距离本市文化机构都在半小时车程内。可见,无论是在学校、家庭还是社会环境中,被访学生都有较为丰富的可及和可获信息源。

可及和可获信息源只有被人利用时,才会真正进入个人的信息生活。基础信息源是指个人常规或习惯使用的信息源,在遇到问题时个人更倾向从基础信息源中获取信息。本研究发现,尽管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资源比较丰富,但只有少部分能真正被学生习惯使用,成为基础信息源。表 3 显示了个人受访者的基础信息源状况。

表 3 个人受访者的基础信息源

被访者代号	机构			家庭及个人拥有的书籍				网络资源	
	学校图书馆	博物馆	书店	教科书	作业辅导书	工具书	课外书籍	作业相关	其他信息
SEC01	√			√	√			√	√
SEC02				√	√			√	√
SEC03				√	√			√	
SEC04	√			√				√	√
SEC05			√	√			√	√	√
SEC06				√			√		
SEC07			√	√			√	√	√
SZC01				√	√		√	√	√
SZC02				√	√			√	
SZC03			√	√			√	√	√
SZC04			√	√	√			√	
SZC05				√	√	√	√	√	√
SZC06				√	√			√	
HWC01	√		√	√	√		√	√	
HWC02	√			√			√	√	
HWC01				√		√		√	
HWC02				√		√		√	√
HWC03				√			√	√	
HWC04				√			√	√	
HWC05				√			√	√	
HWC06				√	√	√	√	√	√
HWC07				√			√		
HWC08				√			√	√	√
XJC01	√			√		√	√	√	
XJC02	√	√	√	√			√	√	
XJC03	√			√			√	√	
XJC04	√			√				√	√
XJC05	√	√	√	√			√		
XJC06	√	√	√	√			√	√	√

在信息机构方面,对于大多数被访者来说,图书馆、博物馆、书店等机构的信息资源并没有进入他们的信息世界。除 XJ 中学外,其他参与调研的学校都不要学生利用图书馆。HW 中学只有初中部学生可以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时去图书馆阅览,然而在临近考试时,阅读课常常被其他参加考试的课程占用。本研究对 HW 中学初中学生的调研是在 11 月中旬,当时开学已经近 3 个月,而被访者只去过两次学校图书馆。此外,本研究中被访的高中中学生几乎不使用图书馆,如 HWGgroup2 的 9 位被访者中,有 3 位曾在小学时持有当地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证,但现在都因课业负担重,停止使用。

在书籍资源方面,教科书和作业辅导书是青少年日常信息实践中最重要的信息资源。虽然这些作业辅导书在一定程度上高度概括、整合了许多与教材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但同时也限制了青少年对其他类型书籍的使用。例如,只有 5 例(约占 17%)访谈记录显示,被访者在平时完成作业时会使用英汉字典或古汉语字典,几乎没有学生使用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另外,虽然阅读文学名著是中学生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之一,但教师会总结关于文学名著可能出现的考试题目,要求学生记住这些题目和答案,并不要求学生阅读文学名著全文。因此,阅读名著的被访者只占到 18% 左右。以下的访谈记录显示,即使教师发现学生阅读量存在缺失,也未对其做出明确指导和要求(HWG04);XJ 中学一位较为资深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该校的教导处助理)表示,他并不认可阅读各类书籍对学生有积极意义(XJ101)。

访问者:老师要求过你们读什么书吗?

HWG04:没有,就好比这节课讲莫泊桑的文章节选,她会介绍莫泊桑是谁,有哪些名著,就问我们看过没有,我们说没有,老师就说:“这么有名的小说你们都没看过啊?”她经常这样说,但是没有说让我们去看哪一本。她那样说完我也没去看,平时上课也没时间看。

XJ101(教师):其实我觉得学好语文和增加

阅读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光靠积累来解决应付考试,从教学的角度来说,基本不可能……我的学生从不刻意积累作文素材。“写作文、写作文”,人家重视的是“作”文,我重视的是“写”。我觉得写什么材料其实是不重要的,你把别人写过一百遍的东西拿过来写,照样可以写,关键是你怎么“写”。比如我教学生写作的时候将第一人称换成第二人称,这不就是变化吗?

在网络资源方面,学生可以相对容易地使用电脑和网络,但绝大多数学生只借助网络来查找作业答案。大多数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上网浏览其他信息。有的学生对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不感兴趣,仅仅只是玩网络游戏或者与同学聊天。“作业帮”“原题”“答案”都是学生主要利用的网络资源,而其他的网络信息并没有成为学生常规利用的基础信息源。

### 3.1.2 信息资产

个人的信息实践总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和效用,其中产生的较为明显的结果是信息量的积累,本研究中将其编码为“外部资源”,包括个人读过的书、学过的课本、浏览过的网站等。这些外部资源(例如阅读量)在个人的信息活动中具备可以不断累积、能够为个人提供效用的特点,例如学生遇到新问题时会从读过的书中查找可能的解决方案。除了积累外部资源,个人的信息实践往往还会产生一些内化的结果和效用。例如,有的信息实践可以产生暂时的效果,如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阅读等,产生的结果可能是短暂的打发时间或情绪变化;有的信息实践可以产生持续的、可以积累的效用,如个人通过系统的信息检索、分析整理信息实践来获取见解、知识和能力。如同外部资源一样,内化的结果和效用可以通过个人的信息实践不断地获取、累积,并且帮助个人提升自我能力和素质、做出理性决定、合理地解决问题、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些结果和效用类似于企业的资产,可以不断积累,而且有助于个人的发展,于良芝将信息活动产生的这些结果和效用称为个人的信息

资产<sup>[21]</sup>。本研究对访谈数据编码概括出四个方面的信息资产,分别是外部资源、内化的知识、学习能力和实际应用。表4显示了被访青少年的信息资产编码情况。

表4 被访青少年的信息资产编码

编 码	解 释
外部资源	读过的书,学过的课本
内化的知识	外部信息转化为个人内部的知识
学习能力	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新的学习中,吸收新的知识
实际应用	将信息和知识与实际情况相联系,或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分析教师、学生访谈记录以及课堂观察记录,本研究分析出学生在特定信息实践中形成的信息资产情况,表5例举了部分案例。

表5 被访者信息资产分析举例

观察或访谈记录	获得的信息资产	未能获得的信息资产
我就看些励志的小故事和散文。我看的那些故事当时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看完就忘了,记不住。我还会看美文类的、感悟类的文章,我看的时候还会划下好的句子,但是划完之后就忘了,也记不住,写作文也用不上。(HWG0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读过的书籍</li> <li>√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好的句子</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记住的知识</li> <li>√将好的句子用于写作</li> </ul>
教师让学生从课文中找出人大的职权,学生阅读课文,找出了四项职权。教师例举2009年人大会议,让学生判断其中人大在行使哪些职权。涉及两种职权,学生大多不能完整回答。(HW 政治课堂观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读过的课文</li> <li>√知道关于人大职权的知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将知识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判断</li> </ul>
比如我告诉他们环境描写有五个作用,给他们不同的环境描写的文章,让他们找出这篇文章里环境描写有哪些作用,他们这五个作用记得住,但是灵活运用的时候,他们总是找的地方不准确,或者写出来的时候表达的更全面。(YZ102 语文教师访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总结好的知识</li> <li>√通过记忆内化的知识</li> <li>√知道这些知识能用于解决哪种问题</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应用教师传授的知识理解新的文章,完成学习任务</li> </ul>

外部资源和内化的知识是青少年获取和积累的最主要的信息资产,这主要是因为青少年处于受教育阶段,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不断积累学过的课本、阅读过的书籍,而且许多系统、完整的知识经过教师的传授和青少年的记忆,能够内化为学生的信息资产。在课堂观察中研究者发现,学生经常可以完整地记忆、复述许多定义、定理、方法。教师对知识的概括总结和传授,使青少年的信息资产中直接增加了许多现成的知识。

“学习能力”这一信息资产是指被访学生能

将学习到的知识、方法应用于完成新的学习任务,帮助汲取新的知识,如学生将阅读过的事例、材料当作写议论文的论据。本研究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多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和记忆课本上的知识,缺乏对知识和信息的思考,对于所学的知识并不理解,因此也就不能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课堂记录:SZ初二2班历史课

老师听写学生一些学过的内容。其中有一道题要求写出“四代领导人对台政策”,学生听到后马上彼此讨论:“是该写四项政策还是写八

项建议?”另一道题要求写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学生问老师:“是写大字部分还是小字部分?”(大字、小字是指课文的字号)还有一道题要求写出“八六三计划的八个领域”,老师说写一个一分,学生问:“顺序和书上不一样可以吗?”老师回答:“可以。”

从以上课堂记录可以看出,学生非常熟悉课文内容,甚至记得课文内容的不同字号,但当问题与课文原文不完全相同的时候,部分学生就不太清楚如何用课文回答问题。他们获得的信息只是课文的表述形式,而非其中的内容和知识。正因为如此,即使学生记住了课文的全部内容,当问题与课文陈述方式不同时,学生就不知如何选择;同样地,也是因为学生接受的只是课文的表述形式,他们才会问出“顺序和书上不一样可以吗”的问题。虽然“听写”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导学生回忆课文内容,但从以上课堂记录反映出学生对课文内容缺乏理解。也就是说,这些学生虽然在课堂学习中增加了现成的知识,但并没有形成可供他们灵活运用、汲取新知识的学习能力。

“实际应用”是指被访学生将外部资源和个人内部知识与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相联系,用于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决策或新的见解。这种信息资产由知识和能力组成。在知识层面,如果个人累积的知识大多与实际问题相关,如关于急救的常识、在实际交流中常用到的语言等,那么这些知识很可能被用于解决问题;在能力层面,如果个人具备依据实际情况调用已有知识的能力,那么许多信息和知识的潜在价值和效用可能更容易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得到发掘和利用。在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访者在日常的信息实践中并没有形成可供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信息资产。一方面,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没有阐明其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导致许多学生难以发现知识的价值。例如,当 HWG-group2 被访小组被问到“现在学的课程哪一门让你觉得除了应试还有其他用处”时,学生们认为“许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用”。另一方

面,许多学生缺乏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的能力,以下的课堂观察记录和教师访谈记录就反映出学生没有将课堂上获取的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课堂记录:SE 初一 6 班生物课

上节课学了“反射”,一上课老师就带领学生回忆,学生可以背出“反射”的定义。老师要求学生举例生活中后天形成的反射,学生却几乎说不出来。老师举出了“谈虎色变”“望梅止渴”等例子,教师又要求学生举例动物的反射活动,学生也说不出来。

SE301(老师):我让学生查查感恩节、圣诞节这些外国的节日。学生们都是打印了一张纸交上来,至于看了没有,就不一定了。他们也没有真正了解感恩节,更没有学生主动查一查(资料中)不知道的知识,或者背一背觉得有用的句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数被访者在其信息实践中难以有效形成和积累信息资产。例如,学生知道定理却不能应用定理来解答题目,知道写作方法却不能将这些方法应用于阅读分析和写作。可见,大多数青少年获取和积累的信息资产局限于外部资源和内化的知识,而可供其吸收新知识、解决问题、形成决策和帮助其自我发展的其他信息资产则非常有限。

### 3.2 个人信息世界动力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个人信息世界的形成、维护和发展是通过信息主体的信息实践实现的。信息实践分为三种类型:无意识的信息实践、知觉性信息实践、目的性信息实践<sup>[22]</sup>。这三类信息实践不同程度地决定了个人信息利用的效果。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性信息实践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发展变化的基本动力<sup>[20]</sup>。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来观察分析青少年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表 6 是 29 例个人访谈记录反映的学生信息实践情况,表 7 是 9 个小组访谈的情况。

表 6 个人访谈显示的信息实践情况

信息活动	举 例	百分比 (%)	频率/时长	信息实践类型
学习	上课、完成家庭作业	100	每天/10 小时以上	知觉性
常规性浏览阅读	规律地去图书馆、书店、上网	62	见表 9	知觉性
实践操作	依据教师的要求,学生做实验、做手工	14	每学期 1—2 次	知觉性
浏览参观	按照教师的要求,学生参观博物馆、看电视节目、读课外书	28	每年 1—2 次	知觉性
讨论咨询	学生们讨论如何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学生咨询老师如何完成手工制作	20	每年 1—2 次	目的性
检索	检索信息以完成研究性学习报告	72	每学期 1—2 次	目的性

表 7 小组访谈显示的信息实践情况

被访者代号	学习	常规性浏览阅读	实践操作	浏览参观	讨论咨询	检索
HWCgroup	√	√				√
HWCgroup1	√				√	√
YZG1group1	√					
YZG1group2	√				√	√
YZG1group3	√				√	√
YZG2group1	√				√	√
YZG2group2	√					√
XJCgroup	√	√		√	√	√

表 6 和表 7 中,前四项信息实践是被访学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开展的信息实践。“学习”包括上课和完成家庭作业,大多数的家庭作业是要求学生复习或者完成练习题。本研究中有 25 例访谈记录显示,完成家庭作业时学生通常不需要参考课本和作业辅导书以外的其他书籍、资料。以下记录代表了几乎所有被访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

YZG2group1:(作业)写就可以了呀,拿出书本,拿出笔,打开作业本,就可以写。不用看书就会写,不会做的就看答案。文科的作业就打开书抄就可以了,只要把那几个固定知识点从书上抄下来就可以了。考试的时候背会就行。

HWC01:(写作业)就是(参考)教科书和《教材全解》,不需要看其他的。

SEC04:我除了不会的看看《教材全解》,其他的都是自己写。

“常规性浏览阅读”包括被访者规律地去图书馆借阅书籍、上网浏览信息、购买和阅读书籍等活动。“实践操作”是指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和说明做实验和手工制作等。“浏览参观”是指学生浏览、观看教师向他们展示的信息(如电影、视频、书籍等),或者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参观博物馆等。这三种信息实践有的是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被动开展的,有的是学生在没有特定目标的情况下主动开展的。访谈数据显示,教师很少向学生说明开展活动的目的。

XJC02:有一次去博物馆,没有老师带我们去,也没说为什么去,老师只是要求我们一个学期必须做一次社会实践。

可见,被调研的青少年在其学习和生活中开展的大部分信息实践属于知觉性信息实践。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由于个人没有特定目标和信息需求,一般会使用容易获取的、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信息资源。一般情况下,个人的兴趣爱好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依据兴趣爱好开展的信息实践活动所利用的信息资源也往往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例如,Savolainen 的研究就证实,教师大多喜欢看“严肃”的电视节目,而工人大多喜欢看娱乐节目<sup>[23]</sup>。以下访谈记录表明,被访学生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主要使用休闲娱乐类信息内容。

HWG01:上周四有劳技课,老师就带我们到学校的图书馆看书,我去了就是看小说和漫画,每次能看一节课的时间。

YZG2group1:去书店不可能看那些(学习的)书啊,都是看些小说、漫画什么的。就是休闲和放松。

此外,青少年在“知觉性信息实践”中主要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提供的信息,自然难以产生信息需求。同时,由于没有参与到使用信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青少年在信息实践中难以感受和汲取信息的价值。本研究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学生的复述、阅读、记录、标注等行为大多是受教师要求,并非是学生意识到了教师讲授的内容存在信息价值。例如,在课堂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教师讲完一条定理或解释完一段课文后,有些学生并没有记录,等到教师发出“命令”后,他们才赶忙记录、标注。虽然并非只有记录和标注才是有效的信息获取活动,但这些课堂现象至少表明,一部分学生并非在意识到信息存在的情况下主动建构信息活动。也就是说,尽管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有大量的信息传递,但学生对信息和知识的感知并不明显。

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不同类型的信息实践会不同程度地改善信息世界。在“目的性信息实践”中,受具体信息需求的驱使,个人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并且形成更为丰富的信息资产。例如在本研究中,HW 中学的被访

学生曾经参加学校的重力小车比赛,为此学生了解了相关知识和原理;在制作小车过程中,从课本、网络中查找信息并请教老师;在比赛后,总结了小车存在的缺陷和造成缺陷的原因。所有这些活动都受到重力小车设计目标的驱动,因而属于典型的“目的性信息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利用了他们生活环境中的多种信息资源,更多文字的、实物的信息进入他们的信息世界,他们感知和汲取了信息的效用和价值,并且形成了新的知识和见解,最终丰富了他们个人信息世界的内容。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目的性信息实践”对个人信息世界的构建和改善更具动力,但青少年在日常学习中,很少有机会开展类似“重力小车比赛”的目的性信息实践。虽然“研究性学习”是被访学生普遍提到有具体目标且需要查找信息的学习活动,属于“目的性信息实践”,但如表 6 所示,被访学生每学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次数不超过两次。缺乏“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学生构建和改善个人信息世界的动力不足。

### 3.3 个人信息世界边界

边界是用来划定个人信息世界的范围,决定其大小的<sup>[20]</sup>。个人信息世界的边界包含三个维度:空间、时间、智识。这三个维度是指个人开展信息活动,特别是知觉性信息实践和目的性信息实践所占用的场所、时间及调用的认知和技术能力。信息实践的空间、时间和智识特征决定了个人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范围和信息利用的效果,构成了个人信息世界的界限。

#### 3.3.1 空间特征

表 8 显示了本研究中个人受访者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依据“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个人信息实践的空间特征直接决定个人信息世界中的信息资源情况,因此本研究在统计被访者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时,考虑了被访者在不同空间中使用信息资源的状况。如果被访者在某一空间中使用了与其他空间不同的信息资源,则信息空间拓展才有意义。所以,表 8 中

“家庭”一项代表被访者在家庭中使用的信息资源不同于在“教室”中使用的信息资源的情况。如果被访者在家庭中利用的信息资源与其在教室中使用的相同,则“家庭”就不作为信息实践空间来统计。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16 位个人被访者(约占 55%)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少于三种,大多数学生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主要是教室和家庭。结合小组访谈记录,在 HW 中学初中部的一个 45 位学生构成的班级中,只有 8 位学生

表 8 个人受访者开展信息实践的空间范围

被访者代号	教室	家庭	图书馆	书店	实验室或其他活动室	校外文化信息机构
SEC01	√		√			
SEC02	√	√				
SEC03	√					
SEC04	√		√			
SEC05	√	√		√		
SEC06	√					
SEC07	√	√		√		
SZC01	√	√				
SZC02	√	√				
SZC03	√	√		√		
SZC04	√	√		√		
SZC05	√					
SZC06	√					
HWC01	√	√	√	√		
HWC02	√	√	√			
HWG01	√					
HWG02	√	√			√	
HWG03	√					
HWG04	√					
HWG05	√	√				
HWG06	√	√				
HWG07	√	√				
HWG08	√	√				
XJC01	√		√		√	
XJC02	√	√	√	√		√
XJC03	√	√	√		√	
XJC04	√		√		√	
XJC05	√	√	√	√		√
XJC06	√	√	√	√		√

(约占18%)平均一个月去一次书店,而高中部的被访者平时都没有去图书馆的习惯。YZ中学35位被访者都不使用图书馆,其中只有6位(约占17%)会在平时去书店。在参与观察的50节课堂教学中,虽然有许多课程内容涉及实验和观察(YZ高二3班生物课、HW高二7班物理课、SZ初二2班生物课),但这些内容大多由教师的课堂讲授代替,学生未能到实验室操作实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信息实践局限在教室内,这就意味着教室以外的其他空间

中的实物、文字等信息资源很难被他们利用。

### 3.3.2 时间特征

本研究中的学生被访者平均每天在校时间为10小时,放学后完成作业的时间平均为2个小时左右,有些学生在周末还参加辅导班。也就是说,被访学生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开展课堂学习或完成家庭作业等信息实践,这也意味着他们用于其他信息实践的时间非常有限。表9显示了个人被访者开展规律的课外信息活动的情况。

表9 个人被访者课余时间规律的信息实践

信息实践	样本数	占有所有被访者的比例(%)	时间
去图书馆	10	34	每周一节课(45分钟)
去书店购买课外书	8	28	不确定
上网浏览信息	13	45	每周2—3个小时

表9中13位平时上网浏览信息的被访者全是初中学生,他们每周上网时间大约是2—3小时;而高中学生通常都是在需要完成学习任务时使用网络查找作业答案,很少有规律地上网浏览信息。在小组访谈中,YZG1group1小组的高中学生每天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YZG1group2小组的被访者每周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大部分被访学生表示,他们在课堂学习和完成作业之外,没有时间开展常规性的课外信息实践。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被访学生来说,由于课堂学习和完成作业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在课余时间无法有规律地开展阅读、浏览信息等实践活动。不难推测,这部分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取利用的信息会非常有限。

### 3.3.3 智识特征

信息实践的智识特征包括个人在信息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成熟程度、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信息能力<sup>[22]</sup>。这一特征可以成为信息世界的边界,原因在于智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主体能够运用的信息资源的范围和信息资产累积的效率。例如XJC06被访者提到,在他为辩论会

做准备时,他查阅了书籍,检索了网上的资料,并且对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理解,认真地将其整理加工成适合在辩论中应用的素材,在辩论中表述出来。从他的陈述来看,这位被访者凭借较强的认知能力,不仅获取了足够的信息来帮助他解决问题,而且在其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知识,形成了他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新见解。

XJC06:第一次辩论会的主题是长征精神。老师定的题目,告诉我们,我们就去查资料。我查了一些资料,找了一些书籍,再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准备辩题)。我查到了长征的背景,也有长征精神的含义,……但是我当时没有查到具体的例子,那次是我们第一次辩论会,准备资料肯定不充足。

然而在大多数学习任务中,许多信息都是已经加工整理好并作为结论灌输给学生的,因此学生并不需要使用分析、评价等认知能力。大多数被访者在完成作业遇到困难时,他们的信息实践相对单一、简单,一般是将不会做的题或者需要完成的作业内容完整地输入搜索引擎,找到原题的答案,然后抄写在作业本上。从以下访谈记录可以看出,这些学生在完成家庭

作业时,通常不需要全面地理解作业中的知识,也无需系统地建构检索策略。他们只查找利用包含“原题答案”的信息,而其他的信息却被他们忽视。特别从 SZC04 和 XJC04 两位被访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只限于查找答案。

XJCGroup: 数学题做不出来,可以问老师问同学,还可以上网查。你把那个题目输进去,只要打一段字就查出来了,就是原题,因为已经有人问过了,可以找到。不用提问,别人都提问过。

SZC04: 我没有上网读书的习惯,但上网能查到英语单词的发音和解释。

XJC04: 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们查感兴趣的事或者查新闻的(作业)。我喜欢上网查题的答案或者古文翻译。数学题必须上网查,都能查到。

由于习惯了获取现成的结论或结果,学生们在完成“研究性学习”时大多检索下载现成的报告。再加上“研究性学习”大多与考试无关,学生们往往对检索到的信息缺乏比较、筛选、组织和加工,甚至检索到信息后并没有阅读,只是将信息堆砌在一起。YZG1group3 访谈小组的访谈记录显示,虽然“研究性学习”的开题表是前一天刚刚完成的,但 7 位“研究性学习”的小组长中有 3 位需要努力回忆才能想起自己小组做的题目,有 3 位表示他们不太清楚已经完成的开题表上的全部内容,也没有阅读其他小组成员找来的信息,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

SE103(老师): 学生就没有时间去尽心尽力、深入地查找信息。再一个就是学生还是不知道如何筛选,有时候给你弄来一大篇,都是打印出来的,其中并不重要的内容也打印了出来。一个原因是他可能没有仔细看,再一个原因是他就不知道什么是重点,觉得有点关系就都弄来。

访问者: 你觉得自己查的知识记得更牢固吗?

SZC02: 如果是自己很感兴趣的就会好好地记一下,如果没太在意的,只是笼统地看了一下,还是没啥印象。还是老师讲了的,后来做了

题的记得比较深刻。

这些访谈记录说明,信息实践的智识程度作为个人信息世界的边界要素之一,决定了哪些信息和资源可以进入个人的信息世界,成为其信息世界的内容。在本研究中,大多数青少年在完成学习任务时,信息检索的途径和策略相对简单,而且他们在大多情况下是查找作业答案,而那些非“原题答案”的知识和信息可能难以进入他们的信息世界。由于习惯于获取现成的答案,这些青少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时会避开需要分析、总结、对比等认知能力参与的信息内容。信息实践的智识程度较低,导致他们虽然开展了信息活动,但并没有将信息实践的成果转化成个人的知识和见解。也就是说,智识程度较低的信息实践并没有为其个人信息世界有效地增加新的内容。

可见,对于本研究中的大多数青少年来说,信息实践的时空界限和智识特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种类和范围,导致能够进入他们个人信息世界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同时,信息实践的类型也决定了他们在利用信息内容、汲取信息价值、改善个人信息世界等方面缺乏动力。可以相信,对于大多数的被访青少年来说,他们的信息实践构建出的是狭小的信息世界。

##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调研了青少年学生的课堂学习、完成学习任务、课余活动等情况,基于“个人信息世界”理论,从个人信息世界内容、动力、边界三个维度,分析了青少年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的个人信息世界的综合状况。调研发现,虽然处于接受教育阶段,且生活环境中的各种信息资源较为丰富,但大多数青少年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的信息实践构建出的却是狭小的信息世界。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课堂学习、完成作业等知觉性信息实践,很少有机会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由

于其信息实践较为单一,又局限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大多数青少年可利用的信息资源主要由存在于教室或家庭等少数空间中的、与课业和考试直接相关的信息资源构成。这就意味着,当他们产生各种信息需求时,可供其参考利用的信息资源非常有限。此外,由于在信息实践中青少年较少调动认知能力,他们大部分的信息实践产生的是形式上的、暂时的结果(如完成作业),很少能够帮助其解决问题、决策判断、提升自身的知识、能力和见解,这就意味着当这些青少年遇到生活和学习中的变化和困难时,可以用于适应变化和解决困难的能力非常有限。

本研究对青少年信息实践的考察和发现证实了已有青少年信息行为研究的结论——有一部分青少年难以有效地利用信息资源并获取和积累信息价值。与信息行为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还探索了信息实践的建构性。已有的信息行为研究发现了青少年在信息获取、信息利用方面的缺陷,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信息行为缺陷的寓意——青少年的信息实践决定了他们在信息格局中的位置。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以及教育实践工作者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的信息行为,能够引起教育领域对青少年信息行为缺陷的重视和关注。教育学相关研究和青少年教育实践领域应当能从本研究的发现中意识到,信息实践不仅仅是图

书馆学情报学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信息实践决定着青少年教育成果获取、参与信息社会生活的效果和能力。因此,本研究拓展延伸了青少年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虽然教育对个人信息世界的影响机制并不是本研究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但教育对青少年学生信息实践的引导和塑造作用已经在本研究中初步显现。本研究通过观察课堂教学、访谈教师和学生,明晰了嵌入在学习活动中的信息实践。研究发现,目前的教育模式下,大多数学习任务决定了学生的信息活动主要由知觉性信息实践构成,缺乏开展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机会;学生习惯于接受现成的、加工好的知识结论,信息检索、分析、组织等智识能力较为薄弱。这些研究发现证明,教育模式会对个人信息世界的要素产生作用和影响,有些教育模式可能会塑造学生狭小的信息世界。而在一些“目的性信息实践”的教育活动中(如HW中学“重力小车”、XJ中学辩论赛),学生的信息获取和利用活动较为活跃,累积的信息资产也较为丰富。可以推断,课堂参与程度、教学活动、学习任务等教育要素的改变和调整,可能会通过影响学生的信息实践来丰富学生的信息世界,帮助学生在信息时代占领优势。后续研究应探索教育对个人信息世界要素的影响机制,从信息生活的角度促进现有教育的反思和改革。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R/OL]. [2020-12-18]. [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 (CNNIC. A report on the Internet use of minors in China in 2019[R/OL]. [2020-12-18]. [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 [2020-12-18]. [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 (CNNIC. The 46th China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R/OL]. [2020-12-18]. [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EB/OL]. [2022-04-20]. <https://wenku.baidu.com/view/f61247b829160b4e767f5acfa1c7aa00b42a9d12.html>.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deepen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quality education[EB/OL]. [2022-04-20].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78.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78.html).)
- [4]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EB/OL]. [2019-12-0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302/moe\\_406/tnull\\_4730.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302/moe_406/tnull_4730.html). (Deci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 [EB/OL]. [2019-12-0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302/moe\\_406/tnull\\_4730.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364/moe_302/moe_406/tnull_4730.html). )
- [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 [R/OL]. [2020-09-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en year development plan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2011-2020) [R/OL]. [2020-09-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203/t20120313_133322.html).)
- [ 6 ]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EB/OL]. [2020-10-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The action plan for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EB/OL]. [2020-10-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 [ 7 ] Rowlands I, Nicholas D, Williams P.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the researcher of the future[J]. *Aslib Proceedings: New Information Perspectives*, 2008, 22(1): 290-310.
- [ 8 ] Jin S C, Neuman 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use for class project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14, 58(10): 1503-1517.
- [ 9 ] Shenton A K. The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 of teenagers in an English high school[J]. *School Librarian*, 2007, 55(3): 125-127.
- [10]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J]. *On the Horizon*, 2001, 9(5): 1-6.
- [11] Tapscott D.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 [12] Giacquinta J B, Jane L. *Beyond technology's promise: an examination of children's educational computing at hom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32-148.
- [13] Warschauer M. Reconceptualizing the digital divide[J]. *First Monday*, 2002, 7(7): 96-111.
- [14] Agosto D.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satisficing in young people's web-based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2, 53(1): 16-27.
- [15] Bilal D, Wang P. Children's conceptual structures of science categories and the design of web director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56(12): 1303-1313.
- [16] Laverty C. The challenge of information seeking; how children engage in library work[J]. *Feliciter*, 2005, 5: 226-228.
- [17] Bowler L, Large A, Rejskind 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e web[J].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2001, 19(3): 201-223.
- [18] Shenton A K. Attitudes to books and school libraries among teenagers in an English high school[J].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2007, 13(1): 31-57.
- [19] 刘亚. 将青少年纳入信息贫困研究视野:来自青少年信息行为研究的证据[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 38(4): 12-20. (Liu Y. Bringing the teenagers in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overty: the evidence from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studies of teenagers[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2, 38(4): 12-20.)
- [20] 于良芝. “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39(1): 4-12. (Yu L Z.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the discovery and exposition of a concept for information inequality[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3, 39(1): 4-12.)
- [21] Yu L Z. How poor informationally are the information poor? Evidence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of daily and regular information practices of individuals[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0, 66(6): 906-933.
- [22] Yu L Z.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worlds of individuals” [J].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2, 44(1): 3-18.
- [23] Savolainen R. Everyday life information seeking: approaching information seeking in the context of “way of life”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5, 17(3): 259-294.

刘亚 天津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天津 300387。

(收稿日期:2022-01-29)